

基层干部

王延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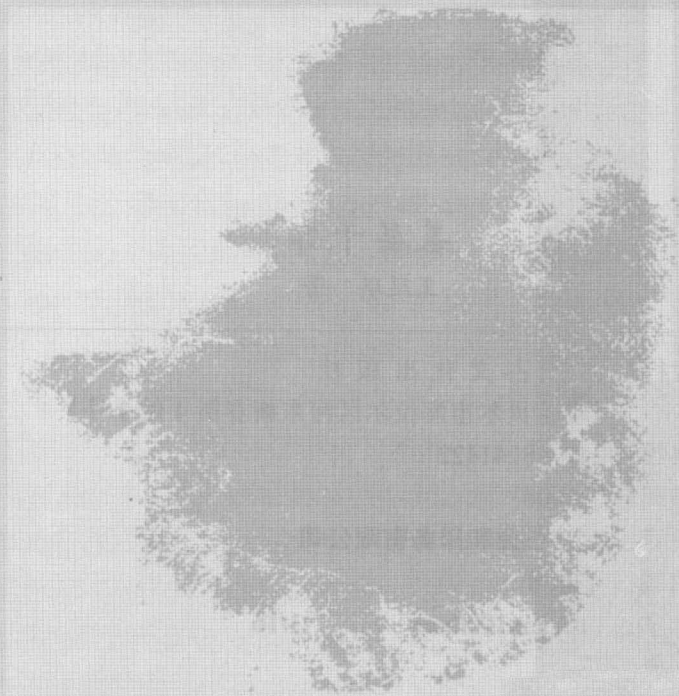
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地位的悬殊，能力的差距，让原本平静的心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大浪。升官成了一种追求，权力所带来的资本，让人更加的贪婪，为了升迁，不择手段，金钱成了升官的工具，阴谋因权力得逞。

王延琪 著

基层干部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层干部 / 王延琪著.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675-617-1

I. 基…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5046 号

基层干部

王延琪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政编码: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2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数: 1-10000 册

ISBN 978-7-80675-617-1/I·347

定价: 29.80 元

内容简介

小说的主人公由广林是河清市牛角胡同的一个普通居民。堂兄叫由广录，是干部，但是他的文化素质及处事能力都比不上由广林。在由广录的诱导下，勾起了由广林心中多年的不平和要出人头的强烈愿望。

由广林开始了他的行动，有目的的开始结交一大批对他有利的人。他拜访了易经大师，感悟人生发达的诀窍；拜访了退休的市政府副主席陆天和，从他身上学到了升迁之道；抓住了去省城的大客上的机会，结识了市书法协会秘书罗珊，进了市书协，成了理事。

由广林没有太大能耐，但他却成了有心人，处处找切入点，时时找机会。后来他认识了省委副书记范至泰，通过讨好范至泰的爱好，为他献殷勤，终于得到他的常识，在范至泰的有意无意表扬下和提议下，由广林成了书协副主席和市文联副主席。市长宫敬看到由广林的潜力，很快联系上他，很快他们都利用了双方的资源，由广林当上了文化局长，宫敬挤走了市委书记郑珂，当上了市委书记。

一次车祸暴露了河清市的贩毒集团，而由广林的小客车无意中成了运毒工具，宫敬和他老婆马霞以及一些干部却是贩毒集团的头和骨干，但这事与由广林确实无关，由广林很快脱离了贩毒的罪名。

新市长张立行接替了市委书记的工作，因为一次有意扶贫安排，使由广林与张立行搭上了关系，这层关系在日后对由广林起到了很大帮助。由广林的地位越来越稳，很多人都很看好他。他的堂兄由广录也帮了他不少忙。

有一次由广录让他帮他弄点书画名家的作品，在几次的催促下，由广林终

于发现了秦汉钟。这个人爱书如命，收藏很多古今文物，不过这个人有怪癖，不与人接触。由广林略施小计，经常送他坐车不收钱，过节时给他送酒，还让“惧怕敬官”的他结识了范至泰。秦汉钟终于接受了由广林，在他六十生日时，由广林一手给他安排了豪华的祝寿大宴，秦汉钟醉了，由广林乘机骗走了一幅古人名画。

这幅画被由广林连夜拿到北京，复制了两份，由广录拿了真迹走了，剩下了一幅赝品送给范至泰，一幅用原包装还给了秦汉钟。

一次偶然机会，秦汉钟发现了这事情，疯了一样的去找由广林，并命令由广林三天之内必须把真画拿回，不然就不客气了。那时正是由广林要选进人大常委的关键时期，这事一旦败露将前功尽弃。

在名利面前，由广林选择了用祖传的“长香龙”神秘地放火烧死了秦汉钟夫妇。后来他顺利的被选上了人大常委，而且成了人人拥护的好干部。

但由广林的好景不长，很快秦汉钟夫妇被烧死案件查出来了“长香龙”，进而查到了是由广林做的。由广林闻风，在乐美玉的支使下自首，成了杀人犯。

如果由广林没有杀人，杀人没有犯案，他可以是个好干部，甚至还可以升迁，这好干部与杀人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由广林能步步高升得那么快，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没有范至泰，由广林的命运又将是怎样的？范至泰要负什么责任呢？

小说主要提示了这些问题。整个小说描绘的是二十世纪末中，中国社会的现实。

牛角胡同的二等公民由广林，直到九点还没回来，虽然有些反常，但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十点过去了，他老婆韦妙英慌了神，没有了主意，满胡同地找，这才逐渐被人们重视。但是由于有了那些平常就不喜欢安静、总想凑热闹、闹点事的人的参予，使之本来一件极平常的事在一个小时之内，便被炒作和演绎成了神话，变成了生动离奇的新闻了。

“我看这里有问题，是不是被人一早拖进酒店灌酒去了？”

“不一定，广林养着大客，别人一定知道他有钱，说不定被谁绑票了。一会听电话，准备钱吧！”

“别瞎猜，肯定跟车去省城了。据说他省城还有个……”

这些无中生有的瞎猜乱琢磨，使这件小事对牛角胡同发生了相当级的一次“震动”。韦妙英心头乱，手脚慌，眼泪在眼眶里转。在胡同里东一家西一家地乱窜起来。

由广林在牛角胡同里，算不上个“人物”，上八仙排不上他。在这里，一般都要按照出身、经济、职业、才艺等诸方面去排定人的等级。虽然没有什么正式“文件”，但人们心里有数；虽然总是随着每个人的情况变化而变更，但变的还是少数。由广林有点小才艺，他会点小五金手艺，据说祖上是有名的小炉匠；他还会写毛笔字，文革期间不到20岁，为了“革命”练了毛笔字。不过也就是常用的那几个“打倒”、“正告”之类的字写得多，也熟，也好。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又练了“斗私批修”、“阶级斗争”、“纲举目张”、“腾飞”直到“改革开放”等一些时髦词句了。有的人不再说他会写的毛笔字了，而把他写的字捧之为“书法”，进而称他为“书法家”。捧他的人，大都“别有用心”，是因为他养了一辆八成新的大客车，通往省城。这个大客的“经济基础”使他在牛角胡同有了“二等公民”的地位，也成了他的摇钱树，成了人人羡慕的“天天进钱”的小康户，成了“老板”。在生活中，他每天都离不开酒，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每天午晚都要

饮个二三两。他还吸烟,也属于冒烟就行的低等烟民。

事情就出在大客车上,由于养了大客,由广林被大家称作牛角胡同的“钟点儿”,意思是他像个钟。为了送大客车上路,每天早上他4点30分起床,然后步行到发车点,正好是4点50分。5点整,他送大客出站,就近的小吃部吃早餐,也就是一碗稀粥,两个小馒头,一碟小菜,不超过10分钟,然后慢步走向“神仙坛”,这神仙坛是河清市民间最早的新闻发布和评论中心。这个地方多时五六十人,少时三二十人。时事政治、工农商学、国际国内、奇闻怪事,无所不谈。这些人随意性大,不忌口、不听邪、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牢骚多一点,骂东骂西多一点,因为来这里的都有一个“老”字,或离退休的老干部,或经过大风大雨的老油条,或晚年幸福健康人财两旺的老顽童。所以,人们给它起个名叫“神仙坛”,说来这里的都是各路神仙。由广林到这里,不算神也不算仙,是个旁听生,往往是挤在一个角落,听大家讲,他很少插嘴,一则自己年岁小;二则也没从过政,经历太少;三则也没那个水平去评论,更没有什么大道新闻小道消息的来源。所以只是听,记下几条,回牛角胡同来个“现发现卖”。在这里,一呆就是一个小时,然后去早市买菜,他家只与老婆两口人,一个女儿由娟嫁给了个开车的,就给由广林开大客。闺女跟车卖票,晚间收车回来交钱吃饭。老婆韦妙英从不动钱,手中一分钱没有。夸张点讲她连钱都不认识,所以由广林是家中唯一的“钱柜”。早晨他要买一天的菜,挑来选去,见熟人打个招呼,这也要一个多小时。这些事办完了,回到牛角胡同,总在七点半左右,误差不超过5分钟,所以,胡同里的人一见由广林进了胡同,不用看钟就知道该干什么了。该吃早饭的吃早饭,该上学的上学,该出门办事的出门办事。所以,大家每天都要在七点半前后见到由广林,由广林成了准确无误的“钟点儿”。

今天,这场震动,就是因这个准确无误的“钟点儿”有误了。七点半,八点半,九点半简直要到中午了,也没见他的影。老婆韦妙英是广西人,这几年好不容易学了点北方话,一急忘了一半,满嘴都是广西地方外语了。不好意思强把眼泪憋在眼眶里。那些不愿安静的人,无事生非的炒作与编造,更让她安不住心。

快到十二点时,牛角胡同德高望重的、又是市人大代表的田妈,开始过问此事,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了紧急措施。她让小吃部的刘旺往大客车上给

由娟打电话,又请神仙坛成员陆天和去询问各位神仙,让蹬三轮的仲祥去客运站小吃部了解一下,然后又把情况跟片警大曲讲了一下。很快,各路人马都回来了,由娟说她爸没上大客;陆天和说各路神仙谁也没见到小由;仲祥说几个小吃部没见到由广林来吃早餐;大曲已上报了局里,人们失望了。奇怪,这人哪去了呢?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压抑着牛角胡同。人们心头闷闷的,即使是那些爱热闹的人也开始平静起来了。

直到下午两点,有人从客运站点一个小客司机那里传来信说:他早晨看见由广林送走自家大客后刚走不远,后边上来一辆豪华的轿车,好像是黑色奔驰,是外地牌照,号码没记清,从车后座下来个人,把由广林推到车上就向东开去了。这个消息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不就是绑架了。田妈及时把情况汇报给大曲,不过大曲讲,不一定是绑架,哪有用奔驰绑架的,那目标多大可能呀。

由广林是牛角胡同里的二等公民小人物,人们都不太相信有人会绑架他,但人们心里没有底。这一天,牛角胡同沉闷得吓人。

下午四点,牛角胡同的人们还在担心、疑虑的时候,由广林在胡同口出现了,是从一辆夏利出租车上下来的。脸红红的带着醉笑,身子歪歪的划着醉步,手挥来甩去,口中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清,见人就扑过去,拉着握手,一种难以控制、无限兴奋的样子。

田妈走过来,打了他一拳:“广林,你死哪去了?”

“唉,唉,田……田妈。好,好,好了,你大大大侄……发了……好,好了……”

看情势现在什么也弄不清,田妈让仲祥等几个人像抬死猪似的把他抬上了三轮车,送到了他家。韦妙英迎了出来,由惊转喜,再由喜变忧。不过这个南方女人最愤怒的时候也是只顺着眼,也说不出一句发狠的话来,只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含了一天,终于流出来了。

由广林躺在炕上,像一口“死猪”。胖胖的身躯蜷蜷着,打着猪一样的鼾声,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如果不是这鼾声,他真的是死了一般,一动也不动。

韦妙英,这个从广西来的壮家女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这“死猪”身边,她从小是被一个称为“叔叔”的人带到这河清市由家沟的。父母在她心中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她也不知道“叔叔”到底是谁,是好人坏人也不清楚,现在哪去了也从没人告诉过她。她只知道到了由家沟,住了几年,16岁时嫁给了比她大5

岁的由广林。图的是由山沟进了城。结婚后,她什么也不想,只知道烧火做饭洗衣服,没搬到城里牛角胡同前,她还要种地放羊。对于由广林,她除了做“那个事”外,就如奴仆一般,言听计从。所以,这一对夫妻,从来没口角过,更没打过架。因为打架是双方的事,韦妙英既无挑起事端的能力,也无抗争的胆量。什么感情之类的东西,如果说韦妙英不追求,还不如说她不懂,她心中只有这个家,家里事就是做饭、洗衣服和应做的家务。她心中最重要的就是丈夫由广林,一切围绕丈夫转,午间准备好饭菜,烫上一壶酒,甚至给点烟,晚间也是这样。女儿可能是她生命中唯一的释爱点,因为天天出车,一年之中只有正月初一到初三休。所以她每天都按照由广林买来的菜及吩咐,做晚餐。在家中她能听到的唯一赞扬就是:饭菜可口、香。这是由广林、由娟及女婿的共识。对此她万分满足,她从不主动与邻居有什么交往,因为也没什么事可以交往的。夏季热了,没活了,她就到牛角石边大槐树下或刘旺小吃部乘凉,听别人讲什么,由于语言和知识贫乏,她只是听着玩,懂与不懂都无所谓。邻居们都评说她为全胡同最老实的人,第一个贤妻良母。这不,今天她的职责与岗位就是坐着守在自己丈夫的身边,一动不动,察颜观色,就怕有失误。五点多了,由娟回来了,风风火火跑进屋打听,才知由广林被别人灌醉了,骂了几句,然后吃了口饭就回她们小家了。因为韦妙英说:“看来一时半时醒不了,你们明天还要出车,这里有我就行了。”

韦妙英就这么守着“死猪”,从五点到六点,从六点到七点,直到半夜两点,“死猪”吭的一声动了,眼睛微微睁了睁,身子转了转,看见坐在他身边的韦妙英:“唉,我怎么在这?我怎么……”这第二句话没讲完,身子突然一下弓起,张大了嘴,一口粘糊糊的东西脱口而出,正对着韦妙英,从脸到前胸,淌了一条子。这是牛羊猪尸体及海鲜尸体的碎沫掺了酒及各种调料发酵后的集合体。其色彩之斑斓,其味道之浓烈,简直是无与伦比,难以言表。不一会儿,韦妙英脱去那件外衣,端着一杯温开水送过来,显得训练有素的样子,给由广林灌了下去。由广林搓了搓手,伸了伸腿,抹了下脸,边下地边兴奋地讲: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韦妙英在一旁莫明其妙,只是嘟囔地说:“你哪去了,多伤身子骨。”

“你猜我见到谁了?见到广录大哥了,好家伙。阔气极了,发了,这小子发

了,简直上天了!好家伙。啊,对,你知道广录,他是我堂叔的大儿子,我和他有十多年没见面了,样儿还没变。嗨,跟你讲这些没用。几点了,两点了。好,你去吧,我一个人坐会。”

韦妙英出去了,没休息,外屋传来洗衣声。

由广林下了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后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端祥着自己。似乎看一个陌生人。他一米五尖一点的个儿,从全身的肥胖及头部造型看,简直像一头猪,他双腮突出,双唇撅起,是人们称的吹火嘴,鼻头上翘,很容易见到那一双黑黑的鼻孔,两个大耳朵,一头竖起的寸发,四肢粗短、肚子大,他系裤带完全系在肚脐下,如果穿买来的裤子,“鸡窝门”从来关不上,一般得改造才行。

他一坐就是十几分钟,是疲倦了,但更是脑中浮想不止。白天的经历,让他震动,让他吃惊,让他兴奋,让他发烧。

由广录是他堂叔的大儿子,只比他大一岁。由广林父亲去世早,四岁时妈妈又改嫁,就被堂叔收养着。由广录是他从小最要好的小朋友。他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长在一起。上学时,由广录是最差生,经常用一穗玉米或几粒花生收买由广林,为他写作业。有人欺侮由广林时,由广录就挺身而出,予以保卫。虽然由广录并不比由广林强健,但由广林胆小,由广录不信邪,打破脑袋也不在乎。后来由广林到市里念高中,参加工作,离开了大山沟,一晃就是十几年。由广林在由家沟没有至亲,又山高路远,所以从来也没回去过。只听家乡来人讲的一些消息,说由广录发了,出息了,当上什么大经理了,钱有的是。一般每年都回来一次,看看爹妈,扔几个钱。

昨天,由广林刚把大客送走,要去小吃部,突然身后一声煞车,他急回头一看,好家伙,这么漂亮一辆“大”奔。别的他不敢吹,对于车他还懂些。因为他养大客,对车定然会有兴趣、有研究。车后门打开,下来一个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广林,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广录哥。”没容由广林细看,也没容分说,称是广录的拉过他来硬推进后座,关上门,车便急急向东开去。只三五分钟,到了河清市最大最豪华的四星级大酒店——河都大酒店。下了车,便上了电梯,直到18层818房间。

“啊,好大的屋,比农家一个院都大。”由广林细看了看,大厅豪华就不用讲了,高档沙发茶几,地毯,大背投电视等,还有名人字画。中厅为工作间大圆

桌,办公皮椅;右间为一小中厅,是餐厅,五彩灯光,光怪陆离,冰箱冰柜,酒柜的名酒让人眼花撩乱;最里面是寝室了。

“广林,来,坐坐。”由广录边讲边递过一支大中华烟,给广林点上了,他也点一支吸着。

这时,从寝室内里走出一个20几岁的“窈窕淑女”,让由广林一惊。由广录笑着站起来,拉着女人的手:“广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兼贴身生活护理,也是你小嫂子,她叫海珠,上海人。”

由广林一时有点不知所措,既不知说什么也不敢正眼去看,只是闻到一股奇香,直到海珠拉着他的手才松松握了下,他想叫“嫂子”但说不出口,还是海珠大方:“按北方习惯,你是我小叔子了。”

由广录哈哈大笑,拽过海珠搂了一下亲了一口,海珠扭扭捏捏,用伸展如一朵兰花的小手摸了一下由广录的脸。由广林在一边手足无措,只好低头吸着烟。

一会,司机进来了,由广录吩咐:“你打电话安排早餐,六个好一点的菜,要有下酒菜,一瓶茅台。你自己下去随便吃点什么。今天上午不出去了,你自己玩玩,有事我传你。”司机刚转身,他又说:“就在这房间餐厅吃,另外,你把小香找来,让她陪陪我弟弟。”

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了小餐厅。今天,对于由广林来讲,有了无数个“第一次”有了无数个“破记录”。这一桌酒席就是他第一次见到的:甲鱼汤、活动双唇的活鲤鱼、海参、特别是那一瓶茅台酒,他活了34岁,几乎天天喝酒,茅台只听说过,也看过,但从未喝过。三个人刚落坐,一个比海珠还要小的小姐敲门进来了。由广林只扫了一眼,便觉得年轻、苗条、漂亮。

“来,香香,这是我弟弟,运输公司老板,今天你给我好好陪陪。”

“录哥,您看您说的,我哪一回没好好陪了。来,林哥,我给您擦擦脸。”边说边拿着桌上湿巾,一手搂着由广林的脖子,一手轻轻擦着脸。由广林身上如过了电一般,伸手拿过湿巾“不,我自己来。”夺过湿巾一看,擦过的半面已成黑色的了。

“广林,别不好意思。香香,别太急,慢慢来。我弟弟是个正经老实人。”

海珠听后,骂了一句由广录:“谁像你,不正经。”

由广录狠狠地把海珠抱起来转了一圈。大家大笑,由广林也轻轻一笑。

这一餐饭吃得很有意思。

起初,由广录和海珠屡屡敬酒。由广林不自在,总觉着左边坐的那个“香香”阵阵刺着他,他的左臂总是如千万个蚂蚁律动。由广录和海珠左一杯右一杯地敬,香香也敬,一连喝了五六杯,幸亏是小盅。

由广林心中的疑点越来越大,总觉着广录大哥是个谜。连问了几句,他总不回答。几杯下肚后,由广录放下酒杯:“你们去歇一歇,洗个澡,我想和广林唠一会,一个小时后换菜,再喝,谁不喝不行。”海珠与香香走了。由广录摁了下电铃,要了一壶清茶:“广林,先歇歇,一会再喝再吃,今天是一醉完事。我几次回去,总想看看你。这次就下决心一定找到你。昨天回由家沟知道你养了大客,今天一早就把你找到了。我想讲讲我的事,也想让你心眼开个窍,别这么窝窝囊囊活着。”好在两人都没喝太多,由广录是滔滔不绝,由广林是竖耳聆听。

由家沟是河清市最偏远的大山沟。到这里的人第一印象是:走这么远的路,到这地方安家,是哪个缺心眼的最早选的。这里离河清 200 多华里,乘客车要走两个多小时,下车后还要走山路一个多小时。现在虽然有了短途小客,但也要半个多小时,雨季天,路就不通了。叫由家沟可能是由姓人家为第一户吧!不过,现在由姓占全村还不到一半,有不少杂姓。由广录和由广林童年就在这里。由广录的父亲由大成是这村的村长,而且从来没变换过。这个人心眼好,但是粗暴,方法简单。不过,由于是由姓,本族人认定,再者也是因为他能为全村人作主,撑腰。几年来,把个由家沟弄得不穷不富,也算可以。他两个儿子,由广录是老大,由广林的父亲是由大成的堂兄,但由广林却比由广录小一岁。

十几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但对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除了从广播中听到的一些消息外,没有直接印象。“山高皇帝远”,谁能到这里来“闹革命”啊。后来一件事,才使这里与“文革”联了起来。

68年冬,乡里来电话,让村长去乡里接下放改造的“四类分子”。晚间,一辆大马车拉着村长和两个民兵,“押”着一个“四类分子”到了村里。根据上级的指示,连夜开了村民大会。会上在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后,按照乡里的指示,村长由大成公布了几条:一是这个人叫陈清宜,是省里的干部,现在是阶级敌人,跟反动地主一样,大家要划清界限;二是全村要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只许

他老老实实劳动,不许乱说乱动,至于怎么安排,待研究后再决定。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看了这个“敌人”:白净脸,瘦瘦的,很难把他与什么“反动”、“敌人”联系在一起。即使村长讲了,大家也只是听了,这“大革命”,虽然全国轰轰烈烈,城里也轰轰烈烈,可是在由家沟却没引起人们太大注意,这里人不知阶级斗争,“四类分子”是什么也不太清楚,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想借这轰轰烈烈之机捞稻草,升官发财。明摆着就村长这么一个官,叫别人干也干不来。相反觉得这个“敌人”很诚厚的样子。两天过去了,村长也没了主意,而乡里几次来电话催要落实情况。一天,村长找陈清宜谈话,从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南方人,今年35岁,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工作,后来一直到当了省委办公厅主任,是个很有才气的年轻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来了,说他不积极去揭发省领导的问题,被打成“保皇派”。后又发现,省办公厅主任够级,也是当权派,他就自然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反革命”、“四类分子”等。经过几十次大会小会争斗,也没发现他要搞什么阴谋夺权,更没有发现他要暗杀投毒之类的事。最后经“革命群众”建议,革委会决定:罢官,放到山区监督劳改。因此他也失去了一切自由,就这样,他来到了由家沟。谈话中他表示:来到这里,他很高兴,并表示,老老实实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绝不给革命群众和组织上添一点麻烦。

这件事又隔了几天,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愁着没法安排。后来一想,村长家有一个羊圈,村长他爹放羊,有两间小房是护羊人住的,不如让他放羊,一则不与“革命群众”接触,不会散布毒素,二则也帮他爹的忙。村上给点米和菜,让他自己生活。就这么定了,向乡里一汇报,乡里也同意了。

由广录当时很小,几乎天天都要到爷爷那去玩,有时天气好也跟着上山放羊。这样一来,他与这个“黑叔叔”接触上了,逐渐两人成了忘年交。最后到形影不离,有时晚间睡在护羊房,听“黑叔叔”讲那么多他不懂的事,他觉得这个人了不起。爷爷也说,好好向叔叔学习。

一个深秋的下午,突然风雨大作,凉风摇动树枝,撕碎了树叶。五十多只羊被爷爷和陈清宜放在远处大山里。天黑了还没回来,急坏了由广录,跑到爹那报了信。村长和由广录还有几个村民,急急向大山里走去。走了好一阵子,听见前面有嗷嗷声,原来是羊群,再往后看,一个人背着一个人,艰难地冒着大雨走着。走近一看,是陈清宜背着爷爷。爷爷不小心摔了跤,整个一条左腿

动弹不了。村长他们急忙赶上去，几个人把爷爷从陈清宜身上抬下来。这时陈清宜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全身淋个透，后背还冒着热气。按体格讲，陈清宜消瘦，爷爷却比他壮实，他背爷爷简直是小马拉大车。到了护羊房，陈清宜脸白得如纸，浑身发抖，由大成实在过意不去。买了点酒，并炒了几个菜，在护羊房与陈清宜吃起来。起初，陈清宜是百般不同意。由大成讲：“有我在，你别怕。看人看心，看事看真，你不是坏人。在这里你干吧，我们不会亏待你。”陈清宜也很兴奋，虽然是几片咸肉，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鸡蛋，这对他来讲，已经是两个年头没见着了，喝酒，这更是不可想的事。两人几杯下肚后，感慨万千。陈清宜由感动到兴奋，最后有些失控，他把压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倒了出来。他大学毕业，是高材生，一直勤勤恳恳工作。他是南方人，在北方工作水土不服，他硬是和人家一样吃粗粮，结果得了胃病。为了工作，他的爱人和刚刚上学的小女儿一直留在南方，每年能见一面。“大革命”开始已经三年没见面了，他很早就被“专政”了，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联系。而他的情况，这边早已通报过去了，那母女的境遇也可想而知了。喝着讲着，陈清宜是热泪满面。他说，大山里人好，朴实。在这里看到中国的希望。如果有一天，还能让他干点什么，他一定不辜负大山里的人。从这以后，由大成与陈清宜结成了知心，陈清宜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曾说过：“我这一辈子可能再也出不了头了。如果我爱人她们不嫌弃我，也把她们调到这山里，踏踏实实过一辈子吧！”由大成讲：“你就是咱们山里的人，也是我由大成的亲兄弟。”

自此以后，陈清宜为村上办了不少事。给村民扫盲班讲课，写板报，甚至写“关于走资派陈清宜监督改造情况的汇报”。村民们有大小事情，都要请这个“秀才”。村里人十分看重陈清宜，由广录和由广林也终日形影不离地跟着他。

陈清宜因为人好，也占了大山的光，从来没有像城里那样被“揪斗”“批判”。顶多是村长每周汇报一次，每月写个材料，也就应付了。后来“革命造反派”们都忙着夺权、捞稻草，对这些“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翻不了身的人，淡忘了，陈清宜也成了由家沟的合格村民。由家沟学习“小靳庄”的活动，在全乡全市也是首屈一指，这都是由于有了陈清宜。这其中，陈清宜还带着由广录“秘密”回到了南方，看望了爱人和女儿。

陈清宜在由家沟，不知不觉一直呆到第八个年头。那年秋的一天，一辆大

吉普，翻山越岭来到了由家沟村里。在村部门口停下，从车上走下两个夹皮包的年轻人，他们出示了证件，说明来意要调陈清宜回省。由大成还留个心眼，怕不利于陈清宜，便说：“陈清宜在这改造得很好，他也想留在这里，我代表全村80多名贫下农表示，让他继续在这里改造。”那两个人听了笑了，说：“还改造什么？你别误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们这次来是根据省委指示，调陈清宜同志回省另有重任。你们能留住这位省里干部吗？”由大成虽半信半疑，但还是派人把陈清宜找来了。当一副黑脸堂，一身农民装，粗粗的手，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的陈清宜来到这两个人面前时，他们犹豫了一下，然后那两个人喊了一声“陈主任，委屈你了”便抱在一起大哭起来。原来这两个年轻人是两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省委办公厅，是陈清宜的部下，陈清宜对他们指导帮助很大。但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一直没见面。这次相见，心中有多少话要讲，看陈清宜的样子，他们心中有着难以言表的滋味。其中一个拿出一封信，对村长及陈清宜讲：“根据省委指示，我们这次来，一是为陈清宜同志平反，二是调他回省，去中央党校学习，然后另行分配。”这事来得太突然，谁也没有思想准备。经百般挽留省里来的两个同志才同意住一宿再走。

这一宿，整个由家沟成了不眠之夜。老的小的，被陈清宜教过识字的，被陈清宜救济过的，都来看望他。村长一看这么折腾不行，马上下令：“杀两口猪三只羊，全村过大年，欢送陈清宜。不仅是全村的人，连来的两个干部也止不住热泪。第二天离村时，吉普车在前面，陈清宜与乡亲们告别，就是上不了车。一程又一程，从村口到乡大道不足十华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省里来的同志讲：“乡亲们，陈主任还会回来的，你们如果再这么送，我们只好回去吃晚饭了。”费了不少劲，陈清宜才上了车。他一直流着泪，与由大成握着手就是松不开，他望着上百张善良、留恋的面孔，说：“请乡亲们回去吧，我会回来的。我永远忘不了大家。”

讲到这里，由广录停了一下。喝口茶，在地上走了几步，算是放松一下吧。广林问：“广林，这个陈清宜你也记得吧？”

广录说：“记得，有印象，我们还一起上山放过羊呢。”

“以后的事，就简单了，陈叔叔回省里，平反了，因为他年轻，就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后分配到临海市任市委副书记，临海市在南方，与他家里是

一个省，临海市比咱这河清市大多了，也发达多了。他到任后就给我爹打了电话，说了三件事：第一，问候我爷爷和乡亲们；第二，临海经济发达，他要让临海带动由家沟发展；第三，想让我去他那里，首先要去补习文化。

不到半年，他又被任命为临海市市长，在百忙中，他来了一趟由家沟。他先是我爹和乡亲们商量在咱村建一个山野菜、野果加工生产基地。由他们投资，这事还不好办，当场定了。广林，这一点你知道吧，现在我们由家沟的绿色野菜野果的“大地”牌注册，国内畅销，还打入国际市场。陈叔叔当了市长后不到半年，我就去了临海。他先让我在成人职工学校补习文化课。嗨，我都到30岁了，哪能学了，陈叔叔对我可严格了，每周都抽出一点时间检查我的学习。我补了八个月的文化，基本上达到了高中程度。78年秋天，陈叔叔把我爹接到了临海，对我的事也是一项重要议程。陈叔叔的意见是，他不同意我参政，临海有个经济开发区，一把手是他的同学，想让我去那里。我爹也同意了，结果我就到了临海经济开发区。先在办公室工作，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副主任，一干就是5年，这都是借陈叔叔的光。后来，开发区副主任，也是二把手，看好了我，认真讲是看好了我与陈叔叔的关系，便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我。不久，我出任临海市经济开发区副主任。

陈叔叔退下前找我讲：广录，你今年三十多岁了，在外面社会上也干了好到十多年了，社会上的事与由家沟不一样。今天的情况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也不一样。我退了，以后你自己要在这社会大学里学吧。陈叔叔退下来后，曾几次去由家沟，但从从不带我，我的岳父不久也升迁到了临海市副书记。现在，我是副处级干部，主管开发区办公室后勤方面工作，每月工资5000多，隐形的还不算，老婆在开发区文化部任副部长，我们都忙，早走晚归，她每月3000多元，我们生活没问题，可惜就是没有孩子，老婆有病，我爹急完了。我爷爷死时就是念念着，闭不上眼睛。这事我没办法，也不太在乎。”

说到这，由广录长叹一口气说：“这些年，虽然我是平步青云，顺顺利利，但社会的复杂让我看个透。由家沟的纯朴，清雅不见了，社会上的争与斗，让人害怕。不过我总想着你，在由家沟里，我俩最好，在由家沟里，你的脑子最快，我总认为你应到社会大舞台上杀一番，干点事。不过，现在看年龄稍大了些，但还不算晚。像我那样，带你去临海不可能了，我想，就在河清市，你应该发展。”

“广录哥，你看重我，关心我，这情我领了，可是，要发展谈不上。一来我没钱，养个破大客车看来是摇钱树，天天见钱。但是维修、上税、雇人能剩下几个，现在没钱就办不了大事；二来，我没靠山，我爹死得早，我们亲戚上没有一个带帽翅的，全是小白丁。我怎能发展呢，混吧。”

“不对，你别泄气。我有今天，说良心话是我爹积德，交了陈叔叔。不过，我总认为，机会是重要的。陈叔叔到由家沟，这是机会，我们既有良心，又抓了机会。目前，社会上讲什么心要黑，脸皮要厚，什么忍为贵等等。我看首先要有机会。广林，我不信你的周围，你们牛角胡同，你们河清市，就没有机会。你从现在开始，认真细心琢磨琢磨，找到了机会，抓住了机会。再用什么厚、黑、钻、忍的手段去办，我帮你，这次钱带的少，先给你留下 3000，以后我想，你弄条线，搞客车运输，我们那有到年头报停的小客，我给你以报废价弄十几辆，先发展起来，腰包先鼓起来，你要干的就是苦心积虑找机会，动动脑子，不能这样混下去。”

由广录一席话，让由广林心中翻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全有了。心中火辣辣的，看看什么都比不上自己的由广录，目前真是让人垂涎三尺。听到由广录在经济上扶植他，心中甜甜的。但一想到自己发展，出人头地，向上爬，却又有些为难与害怕。为难是能找到机会吗？就这牛角胡同，就这河清市。害怕是弄不好会不会陷进去。

一会儿，一餐更丰盛的美餐摆上了，两个“出水芙蓉”也坐在每人身边，由广林心散了，一是放不掉身边的香香，但由广录的话，总是让他不能平静。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似乎没在意。不知不觉醉了，两个人足足喝了一斤半酒，以后的事，由广林就不知道了。怎么回的家，由广录又干了什么，香香哪去了，一切一切都不知道了。但他脑中留下的是：要发展，要出头，要找机会。他没忘兜中的 3000 元。